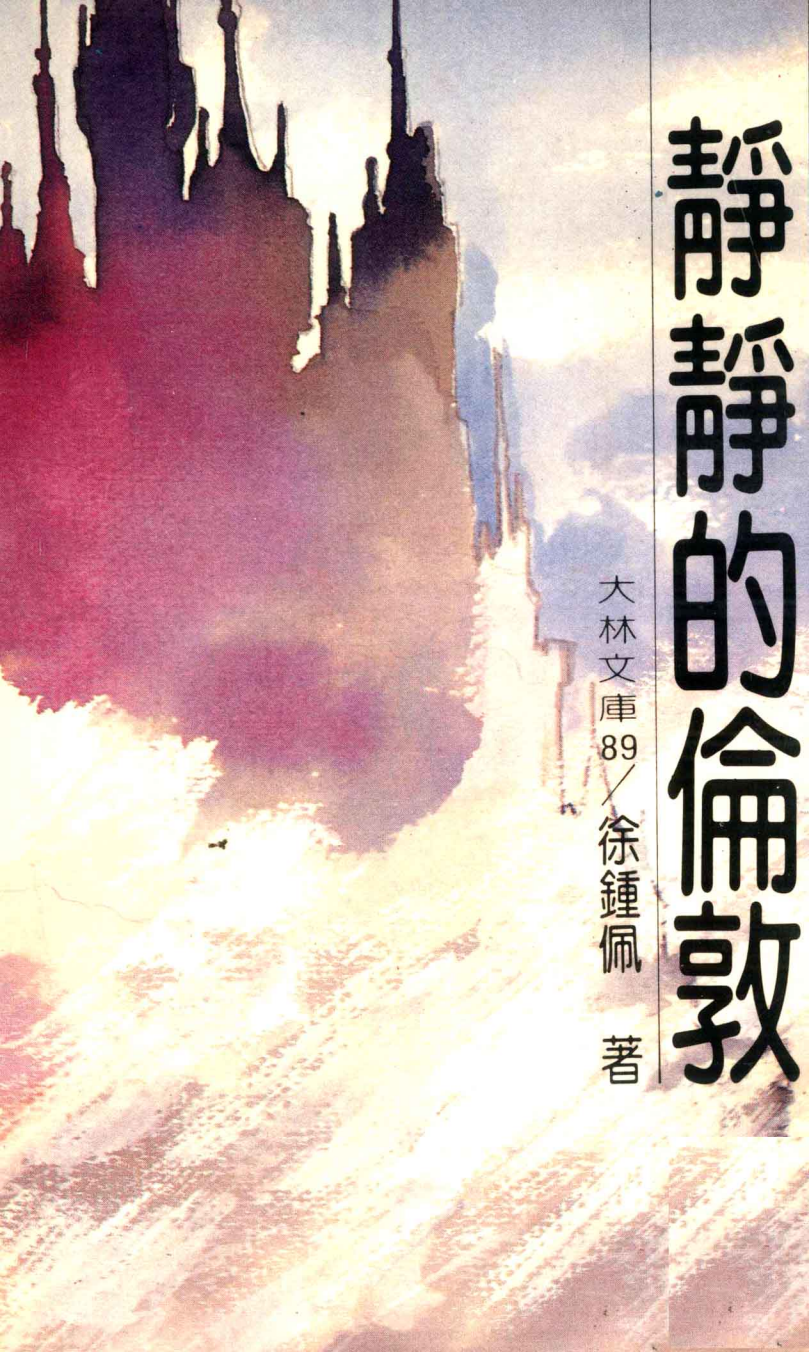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靜靜的倫敦

大林文庫 89 / 徐鍾佩 著

靜靜的倫敦

徐鍾珮著・大林文庫 89

靜靜的倫敦

徐鍾珮著・大林文庫89

出版/印刷/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143巷48號

郵政劃撥19235號

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

行政院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0030號

再版：中華民國71年5月30日

目錄

靜靜的倫敦

倫敦閒話

勞工黨執政兩週年

却雷兄嫂

一個洋中國人

【附錄一】

抗戰奇人馬彬蘇

【附錄二】

馬彬蘇的家世和他來華動機

我曾經是一個記者

搬家記

赤坎樓邊

目
錄

二

中國人民	八
「莫斯科來鴻」讀後	七
「鐵幕捲起了」讀後	七
〔附錄〕	
鐵幕捲起了	一〇
我所最不能忘却的人	一五
楊繼曾・楊西崑和非洲	一三
一個喜訊	一三
香蕉的故事	一三
惡補・升學・放洋	一五
有關文化機構問題	一五
禮貌運動	一五

靜靜的倫敦

到達英國海口波爾時，同樣的英國人問我：「你對我國，第一個印象如何？」我說「貴國靜得像一張無聲影片。」

第一個印象雖屬尖銳，而不一定正確，但我旅英兩載，却處處證明我這第一個印象之不誤。至今我猶記到達倫敦滑鐵盧車站深夜，月臺上，人聲寂寂。候車人低聲談話，腳夫悄然搬運，聽不到半絲喧嘩，一片靜穆景象。我素以聲音響亮出名，至此也情不自禁的壓低了半個音階。

如以中國人標準來判斷，英國人談話，只能稱是切切私語。只有在發生口角時才有高嗓子，所以英國人愛用：「我們不必為此高聲」，意思就是不必為此爭吵。似乎他們的聲音，只保留在爭吵和演講時，其餘全是低聲下氣。連聽電話時，也沒我們那樣大聲喊「喂」，輕得有如對面對

話。

在餐館裏，固然沒有呼么喝六的猜拳行令聲，連叫堂倌時也是輕聲輕氣，付賬時，更只用手指一勾，不高叫「算賬」，很多人獨自用餐，隨帶一份報章雜誌，消磨時間。卽令高朋滿座，也是以不驚動隔座爲限。

他們個人主義發達，認爲大家應互相尊重，別去侵犯人家的沉默自由。在俱樂部裏，常有人獨佔一椅閉目沉思，你最好別前去打擾他清神，他既來靜坐，你何必去破壞他的計劃。

車廂裏，也是人各一書或一報，不大交談。英國車廂除分頭等三等外，還分「抽煙的」和「不抽煙的」兩種。你如不愛抽煙，討厭煙味。就可挑不抽煙車廂，那種車廂，無煙灰缸設備，無法抽煙，有時抽煙的車廂已滿，抽煙的也只好曲居不抽煙車廂裏，那時你千萬別破例抽煙，引起全車反感，如果煙癮發時，最好步出車廂，到走廊裏去過癮。連公共汽車，也分抽煙和不抽煙的兩種。下層不准抽煙不准帶狗，如有煙癖，又攜愛犬在身，那就必需上樓。

我留英國期間，曾有讀者投書泰晤士報建議在「不抽煙」車廂外，應另設「不談話」車廂。凡不談話車廂裏的人，只許讀報看書。不准講一聲「對不起」，隨便和人交談。要聲明的，英國人辦公地點和住宅區域，相距較遠，每日上下班時，都需坐一二小時火車或汽車，爲此對車廂中福利，看得特重。他們認爲有時心緒不寧，或神思恍惚，尤其是工作一天後精疲力盡，不想談

話，也不想聽談話聲，那就最好能有一種沉默車廂，解決這項困難，免得人家找你談時，你拒絕開口又於禮不合——記否英國是多禮國家。

此信一出，響應熱烈，各人歷述痛苦經歷，如何正沉默間對方找你談話，如何正靜養間，隔座問你問題期言沉默車廂之必要。但到我離英期間，還尚未付諸實行。

英人好靜，旅行中尚且如此，日常生活更不難想像，我初起住在旅館時期，常嘆旅館有如墳墓，靜得聲息全無。隔壁一位老太太，洗澡時必經過房間，無論我白晝深宵，她經過總是蹣手蹣足，唯恐吵我。開無線電，也只讓它一息尚存，決不令它大聲疾呼。

連路上汽車，也學會了靜，非至必要，決不按喇叭。在巴黎，開車的全是拼命三郎，到緊急關頭時，才一手「殺」住，所以滿街殺車聲；在美國，性急的直接喇叭，催前面慢行的車子，滿街喇叭聲；而倫敦依然沉默。有些小巷，多按喇叭，可引起社會問題，人人可出而責問：幹嗎這樣吵人？老太太老先生，街頭巷尾閒步時對汽車愛理不理，如按喇叭催他，他反發氣，逢到這種場合，只得把速率放慢，毫無辦法。

戲院裏，也沒有擁擠，沒有大聲的喊「對號」。既入座後，各自看戲，沒有瓜子花生助興，沒有高聲談論劇情。每逢電影片中斷，也沒集體喊「退票」。

即令在公園，也很少見成羣結隊的散步，總是一二人默然閒坐。最多的是年輕母親，推一輛

小兒坐車，出來呼吸新鮮空氣，有時孩子睡去，母親坐在推車旁，默然織着毛線。最奇怪的，總不大見父親同時出來，大概是那年輕爸爸的爲衣食奔走，還在辦公室。老先生一根手杖，倚杖閒眺，也很少和人兜搭。只有幾個孤零的美國兵，橫衝直撞，破壞這靜的場面。

因爲四處靜寂，英國人性格偏於內向，也許正因爲他們內向，才造成靜的英國。只有在公衆集會時可以看他們暫時放肆狂歡，打破了靜的桎梏，回到家裏，又重振靜功，提倡所謂『Privacy』各自爲政，不喜歡把自己感情外露，每逢極喜極悲事件，總是趕快回房，不給別人看見。甚至家裏有喪事，也各自回房垂淚，一片無聲悲哀。如果把中文裏「號哭」和「大慟」翻譯成英文，他們會茫然不。

戰後的英國，却處處嗅到戰時的氣息，甚至有時受到戰時未有的限制。

倫敦閒話

瘦了報紙

自今天（七月二十一日）起，倫敦的報紙又回復了戰時狀態，每日只准出四頁（泰晤士報六頁）。戰時報紙頁數有限制，銷路也有限制，其中一度取消禁令，每日快報，曾因此一躍日銷三百八十餘萬份，而現在，爲着節省外匯，報紙又回復了營養不良狀態。

各報的怨聲載道是可以想見的，理由很充足，英國素以民主政治誇耀於世，而今爲民喉舌的報紙，却一再發病，如何不怨！說是節省外匯吧！這樣減少報紙輸入所省外匯，才一百萬鎊，僅

及入超的四分之一，大可不必大張旗鼓的把報紙開刀，影響了人民的精神食糧。

各報中反對最力的，當推每日快報和每日鏡報，兩報銷數最多，所受影響也最大，每日鏡報說：「我們意見，從來和每日快報不同，這次兩家對限制報紙的反對，却是同聲，可謂是 Strange Bedfellow（陌生的同床者。）」

議員們一部分也大反對，報紙篇幅增加後，對議會消息，只是多報導些，如今削為四頁，編輯先生也只好把若干次要消息，往字簍丟，減少了人民對議會的認識。但在下議院中，他們依然少數，所以報紙限制令，勢在必行。

篇幅既小，各報當局的政策是：少減新聞多減廣告，由此又引起了各廣告商的不滿。在報紙限制令未下以前，要在泰晤士報登一條人事小廣告，非得等上六個星期，如今更不堪設想。廣告商以爲克里浦斯爵士，既執行增加輸出政策，對於輸出有利的廣告自當協助，這樣縮小報紙篇幅打擊了廣告業，也間接的打擊了輸出業，無異自己打了自己嘴巴。而所省的，天哪！才一百萬鎊，合美金也才四百萬元！

還有些抱不平的，認爲政府幹嗎不先把美國電影的輸入減少，却反向報紙動手，簡直不明目標。電影與報紙較，報紙的功用和教育意味當然大得多，何不先限制美國的「無聊電影」。但，一部分人也知道爲什麼這位克爵士寧願先得罪本國報人，而不願先得罪好萊塢。因爲英國影片也

要求外銷，他至少有點顧忌美國的報復！

英國書報業爲紙張缺乏，也早已窘態畢露，自作戰至今，紙張一直受政府統制，凡要紙張的，先得向政府申請，然後由政府批准若干。但即令得到政府允許的，有時也難於購得批准的全量。所以新書難產，一版罄銷後難於再版，出版商爲慎重起見，也儘可能不印新進或無名作家作品，爲的是怕耗費了紙張。因此舊書價值奇昂，新書出版，大家也爭先恐後，惟恐遲去了空手而回，而第二版又遲遲未得出。

隨着紙張進口減少而來的，聽說是各店家又要恢復戰時的不替顧主用紙包東西。初來倫敦時，常見主婦提着皮箱在大街上走，原來是洗染店、成衣店、雜貨店都不肯用紙包，因此只得帶皮箱購物。其後禁令稍鬆，在各店可以拿到紙袋，但紙袋上，依然寫着：國內缺紙，請你下次出來購物，就用這隻紙袋。現在大構紙袋又要減少了。我雖戰後才到英國，却處處嗅到戰時氣息，甚至有時受到戰時未有的限制。（譬如麵包定量分配）

再談伊麗莎白公主

這幾天菲律賓蒙巴頓先生和他的未婚妻伊麗莎白公主在蘇格蘭，隨同帝后檢閱海軍。這次關於他們正確訂婚消息得知最早的每日郵報的駐雅典記者，他的一位雅典皇室朋友告訴了他這確

息，每日郵報首先發表，鬧得其他日報手足無措，艦隊街（英國各報所在地）馬仰人翻，皇室也只得提早公告，承認他們的愛女確已訂婚有期。每日郵報一高興，立刻滙了一筆錢給他們的雅典記者作獎金。

除皇室外，第一個得知這消息的是首相艾德禮，皇帝把這消息告訴他，要他告訴各自治領，等各自治領回電以後，喬治六世立即給信菲律浦，要他早日到倫敦，其時菲律浦尚在皇家亞瑟號當海軍教官，照例，八月才輪到他暑期休息，但皇帝的信一到，雖非當年「聖旨」可比，也使菲律浦提早了假期。

訂婚消息傳出後，各報紛紛贊成，而且都說他們完全是「自由戀愛」，並非以前公主王子們所謂「早就安排好」的婚姻。帝后也為此非常高興。有人說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是皇帝行加冕禮時，那時公主十一歲，菲律浦十六歲。又有人說四歲時公主就和菲律浦見面，在蒙巴頓爵士的孩兒會上。

獨持異議的是每日工人報，認為在希臘正掃蕩游擊隊和左派份子時，這裏公主却在和希臘人結婚，「這決不是我們所喜歡的婚姻」。去年冬這訂婚消息甚囂塵上時，每日工人報甚至還勸過菲律浦，「放棄頭銜（那時他還是王子）致力海上，討一個普普通通的好老婆。」

先說結婚典禮會在西威寺教堂舉行，現在又傳要在溫莎教堂行非常簡單的儀式。婚後公主收

入，可由每年一萬五千鎊，增爲五萬鎊。無論他們婚禮隆重與否，盛大與否，站在菲律賓蒙巴頓旁的新娘，決不像其他新娘一樣。改從夫姓。她的兒女要承繼皇位，她依然姓的溫莎。

選自中央週刊（三十六年八月十日）

勞工黨執政兩週年

兩年來，艾德禮把着一隻龐大破舟的舵，出入在風雨裏，兩年辛苦得到的酬報是：

「你走！」

苦，苦，苦！

到七月二十五日，勞工黨已執政兩週年，兩年前，勞工黨在議會大選時得了三百九十五個席位，保守黨却只得了一百九十一個。

一個字可以說盡勞工黨二年來的功績——一個「苦」字。在人民，衣食住比戰時還苦，半年的衣服票不够買一打半襪子，一星期的糧食配給不够吃四天，而且至今許多人無「家」可歸。在

當政的，也是比戰時在朝的苦，美國的租借法案已停，人民却已失去了戰時共苦的心理，要求改善生活。

主婦對排隊購物的忍耐有限度，人民對衣食束縛的忍受有限度，兩年來，這忍受限度愈來愈小，因此當政的人也愈來愈苦。

要人民不苦，就要改善生活，要改善生活，就要增加生產，要增加生產則要人，但是，大英帝國却缺人，要彌補這缺陷，只好到外國招工，而英國工會，最不爱外國工人。——艾德禮政府在一般人說來，又是英國工會擁上臺的。

人民的苦可以向政府傾訴，而政府的苦却只好往肚裏嚥。政府受盡了人民的攻擊，停戰兩年，似乎戰爭已愈離愈遠，一切災難和受苦，似乎不能再怪戰爭，當政的所為何事？更糟的是當政的是實行的社會主義，人民想：天呀！社會主義下我們難不成過這種生活！

選民心裏的問號愈來愈大，勞工黨的人為此更苦！他個也常想：憑什麼要我們來擔負這個譴責？倒霉，我們摸到了一堆爛鼻涕！

艾德禮辭職？

政治舞臺是無情的，艾德禮和他的勞工黨所受的委曲，無人諒解，跟着來的，是各報不容情